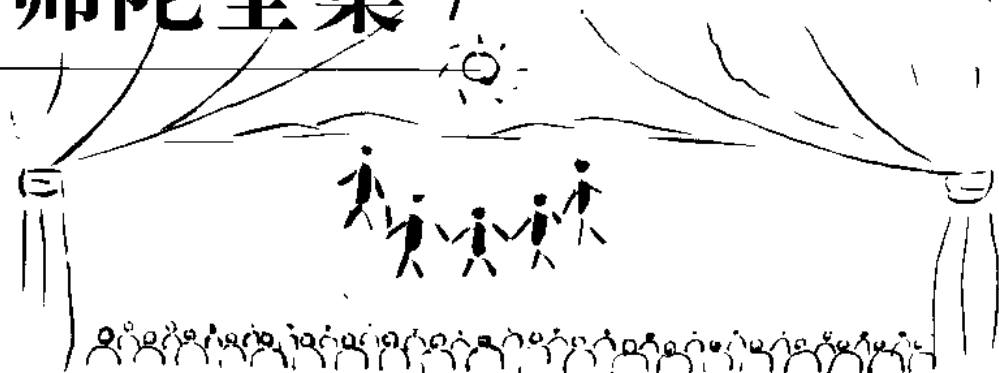


戏剧
电影剧本

大马戏团
夜店
伐竹记
西门豹
列御寇
历史无情
洋场狼群

师陀全集 7



刘增杰
编校

河南大学出版社

Collected Works of Shi Tuo 7

ISBN 7-81091-138-4/1 · 212

定价：43.60 元

师陀全集

师陀全集

·7·

第四卷 戏剧 电影剧本

大马戏团

夜店

伐竹记

西门豹

列御寇

历史无情

洋场狼群

河南大学出版社



33. 师陀在阅读



34. 师陀部分剧作

三五六三 電話 二二六四 電話
七六六四 電話 九九九九 電話

獻貢大舉榮涼秋團劇術藝海上
演獻夜日節十雙天明

團戲馬大

別奇百南佐師亡與愛情命逃戲
開歌戲腔腔臨陀！千火波•聊眉酒
生異雜北調•作道的呢•年兒的情•意話的程•雅到的夏•
面舞陳調•商兒拿腕用螺吹•寶命將戲玩潮走
•品當女•手•法•貫作性•把•江
堂一濟濟才人秀優

速務擠定
購請異座
票從常擁

仲金林生茂茂江孔白司史石小丁
吳吳升寶紅敏洪子山顧文鳳原原蘇華之
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
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嚴

三五六三 電話 二二六四 電話
七六六四 電話 九九九九 電話

演獻夜日天今

•淚雄英湖江•
•心女兒粉脂•

舊博及本五每特戲大
•出輕院角朋刊團馬

容陣之想理最

後勇 團衣馬克顯水小小軍上
大 錢•龍•我愛
司 秀西之甲團龍馬兒何說演了
白香/王/權路/情/百/剛/更/嚴/高
文/山/誠/度/團/受/理/到/市/團/子/50

觀衆勢如潮湧！
連日座無隙地，滿院掌聲不絕

大馬戲團

•••••

獻'譽榮團劇術藝海上

35.《大馬戲團》演出海报



36. 河南大学大礼堂讲学留影

目 录

图片(4 帧)

大马戏团(四幕话剧)..... (1)

夜店(四幕话剧)..... (117)

 赞言..... (119)

伐竹记(独幕历史喜剧)..... (227)

 校录后记..... (264)

西门豹(四幕历史话剧)..... (267)

 后记..... (337)

列御寇(独幕历史喜剧,未刊稿)..... (343)

历史无情(电影剧本,未刊稿)..... (369)

洋场狼群(电影剧本,未刊手稿)..... (523)

大马戏团

《大马戏团》为四幕话剧，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8集之一，1948年6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署名师陀。

人 物

达 子——五十多岁,马戏团团员。

翠 宝——十八岁,跑马走索的。

小 銃——二十四岁,跑马的。

回 回——三十岁,团员。

水蜜桃——二十七岁,女团员。回回的老婆。

银妞儿——十岁,学艺的小女孩。

马腾蛟——三十五岁,马戏团主任。

慕容天锡——五十岁,翠宝之父。

盖三省——通称盖三爷。三十岁、玩老虎的。马腾蛟之妻。

黄大少爷——二十六七岁,世家子。

其他

地 点

内地一个水陆码头,临河,临火车站;骨子是旧的,因为商业关系,表面力趋文明。

第一幕

马戏团下处的一间屋子。原是什么土货庄的敞棚，盖的又大又马糊[虎]，支柱梁架全无掩饰地露在外面。有门通旁边空地——即现在的马戏场；前面用箱子、木板、棚布遮起，以蔽风寒，留下走道通里头院子。戏箱用具放在这里，卖艺的更衣扎绑在这里，从场子上下来，休息喝茶也在这里。因此满屋子只见枪刀、戏装、桌子、椅子、柜子、千斤锁、脚踏车（独轮的，）五光十色，不让旧戏班后台。有几个下级团员，夜间更在这里睡觉，便七拼八凑，拿箱子、桌子当床。箱子白天还可以坐——坐上去方便，人也尽可能为方便摆。墙上挂着个老胡琴——俗称嚯嚯。

幕开时是上午。马戏场上在练戏，马蹄声，鞭子声，鸾铃声，打外面送进来。达子方在更衣，穿好上将制服，去找束腰带。马蹄声停止，小铄和翠宝进来，满脸是汗。

翠宝中等身材，瓜子脸，长眉大眼，扎两条辫子，相当丰满。一身翠蓝缎子短打，表明有人捧她，自备得起服装。她的身世是个谜。能说明这谜的，只有她父亲慕容天锡。有时她恍惚记得并非风尘中人；原来有家，家在什么地方的山里。可是这些印象早被重叠的码头生活冲淡了，父亲把她当摇钱树，一味地纵容她；可是出了某种范围，又对她软硬兼施。直把她磨得颠三倒四，伏伏贴贴。如此她活到十八岁，江湖流落，教她认识人世的艰苦，仿佛多活十年；而高兴起来，又往往单纯如被糖甜坏的孩子。性子执拗，可算

不上坚定。惟一清醒的是她的天良。有许多苦命女子，她们看不见希望，便本着佛家的仁慈，为自己的未来或来生修福，但愿别人有好结果。她就是这种人。

翠 宝 （现在她正在兴头上，不免笑逐言〔颜〕开）假使我死咗，小铤，我可不脱生马；就是脱生马，也不卖给咱们马戏班。一个晌午，就没见你停过点。（忽然看见有人）老达！你今个练玩艺？

〔达子在这群被人贱视的可怜虫中，他才真算得上可怜虫。可是三十年前，他也是江湖好汉。不幸纠缠在一场爱情里头，他被摔伤腿，成了瘸子。多亏马老板——现在马主任的父亲，那时讲义气，把他收留下来。于是年复一年，马老板死了，朝代换了；马老板的儿子更改了称呼，在名义上自称“主任”。他无声无臭〔息〕地活着，见天打打杂，把脸剃光，间或凑个节目，无非混口闲饭。地位等于零，平常既无所谓高兴，连话也难得讲。其实压根就没人注意他，谁也不问他的意见，更无须讲。但在无言中，他却真爱这个班子，关心后辈同行。这时他穿着上将制服，正在那里东翻西找。而那制服加在他身上，教你感到滑稽，人这个字简直给侮辱干净了。〕

达 子 （忧虑地望望两个年青人，慢吞吞的）练。不练怎么行！

〔他们另外有个自己的世界。〕

翠 宝 （接着向小铤）我眼睁睁瞧着你，你只管不停点地打它。我瞧你能打死它不能？

〔小铤这人高个，宽肩，排扣黑布紧身，红绦束腰，被晒黑的圆脸，浓眉、细眼、雀斑，胡碴子，他说不上漂亮，如果认为有漂亮之处，那就是他的精壮。因为精于马本，他未免骄傲，同时可以看出他朴野，又随时流露江湖人的豪迈。其实他决不豪迈，甚至还多少有点自私——年青教他自顾生活，往往忽略别人。可是也就为年青，他下意识倾向善。他没有自动犯过罪，当然疾恶如仇，以正直自居。假使因为年轻无知，偶然做下不能告人的坏事，良心可要折磨他了。他既没有勇气担当一切错误，也不肯马虎迁延，剩下的不用问，是逃避或毁灭。要了解何以至此，应该追溯他的过去。远在

他懂事以前，双亲遭了懂年，带着他逃荒在外。有一天他爹病了，他妈穷困潦倒，便把他卖给马戏班。他不知道爹妈姓甚名谁，以后又如何下场。马老板教他一身本事，自然也给他留下一身伤疤。现在他成了自由之身。人家说囚犯顶了解自由，那么一个无依无亲的人，自然同样需要温暖。现在就为构成这温暖的美满将来，他摒除一切，满腹心思，热成着了毛的狮子。

小 铤 我没想到。（拿起热水瓶倒上两杯开水，一杯递过去）

翠 宝 （尝尝，又还给他）这水太热。（于是打脇[腋]窝里抽出黄菱汗巾，摇着）想不到你心肠恁么狠。马虽然不会说话，它也一般胎里生胎里养，灵醒[性]着哪。

小 铤 （别有所思）哦。

翠 宝 （转向另一个人，远远的）老达你找什么啦？

达 子 找束腰带。

翠 宝 就是你这套邪气衣裳上的？

达 子 对啦。你瞧见过吗，小铤？

小 铤 我？没瞧见。

达 子 你呢，翠宝？

翠 宝 我也没瞧见。（忽然想起来，一摔汗巾笑了）哈，我爸爸！前天我们爷俩闲聊，他老人家才是个怪物。你们就别想猜得出，他怎么讲马主任来着。

小 铤 噢！

翠 宝 他说呀：你们这个主任，什么马主任？猪主任！羊主任！我跟他父亲是老相好，讲这个话不算过分：凭他那块料子，还一脑门子的想发财——他能发财，普天下像我这样的人，筋还不给饿断哪！？

达 子 （远远地表示了意见）你爸爸是个忙人，翠宝，无事忙，有事也忙。近来他老钉[盯]着姓黄的，好像又看上那位大少爷啦。

翠 宝 （为父亲掩饰）人家向来爱拉拢人，天生的是这个脾气么。

达 子 （不以为然，而又涵蓄地）脾气！哼，他的脾气可多啦！（言不

尽意,接着大声——)回回!回回!……乱七八糟!……(叹口气,向里面院子走去)

[静会。

小 铨 (酝酿着,终于鼓起勇气)翠宝,你爸爸提起姓黄的,不论对谁,老是大少爷长,大少爷短。你就真信得过,他没打算盘?

翠 宝 (只得就自己所知地承认)爸爸也是个可怜人,小铨。你总想不到,他东也给人家打躬,西也向人家作揖,这全为的我们穷啊!

小 铨 (冷笑一声)哼!不错,我们是穷,我们是没有钱!(热情起来,声音越提越高,终至忘记了自己——)我是个穷卖艺的,直到现在,不知道爹妈是谁。我只记得我在一座桥上,一个男人病啦,躺在地上,一个女人在旁边哭。这就是我的爹妈。他们把我摆在那儿,我饿得直号,可是人家来来往往,谁也不理会我们。后来有个老头,给我买个烧饼,我就算卖给了他。这老头就是马主任的爹。那你替我想想,翠宝,我这一辈子,你还知道你是山东人,可是谁知道我是哪儿生的?我的爹妈现在何方何处?他们死了还是活着?

翠 宝 (截住他)小铨,你这是又干么啦!?

小 铨 干么啦!(清醒过来,可是爆发了)我腻透了那个姓黄的,你知道不?他见天来,两只狗眼老钉[盯]着你,就像你是块肥肉。我受不了,你知道不?

翠 宝 (现成的)我挡得住他?你受不了,去找他去!

小 铨 (充耳不闻,继续讲下去)他有几个脏钱——他爷爷做过官,给刮来份家业,现在他要照数送出去,送给你爸爸慕容天锡!你当你爸爸是个好人,他可在背后扎下网,等那个愿小子投进来,把你买去,等发疯啦!

翠 宝 (觉得受了侮辱)你骂够没有?我们是生成的贱人,等着教人家买的!这是你送的戒指,给你拿去!

[他出了冷汗,赶紧捉住她的小手,不让抹下来。

- 小 铨 (拙笨地)人家又送你好的啦?
- 翠 宝 (负气)好的多着呢!要你管哪!?
- 小 铨 (自知错了,只有苦笑)翠宝!我,我……多少天来,你就不知道,我心里这个苦呀!……
- 翠 宝 (淤积犹存)我才甜啦!
- 小 铨 我知道,你许兴[兴许]更苦。
- 翠 宝 所以我常常想:哪怕穷也罢,苦也罢,我多替才能站得住脚,不跑码头啊?
- 小 铨 (正合拍)我也常常想:愿天爷帮个忙。教我走开,吃卖艺饭的气,真受够啦。(趁势引进,亲密地)翠宝,从前你讲过你山东的老家,还有山,你记得吗?
- 翠 宝 我记得。(想起来,小脸发了光)那么大的山,山上还有云彩。可是(又只得付之一叹)那远的很哪!
- 小 铨 还有小麦,还有桃花。你也记得吗?
- 翠 宝 也记得,也记得。桃树长在水边上。可是爸爸说,那是我做梦啊!
- 小 铨 (回到现实)翠宝,你刚才骂我打那匹马,你知道我那会怎么想吗?
- 翠 宝 (疑问地望着他)怎么想?
- 小 铨 我那会想:我要带你到山东去,把你送回老家,教你看看那边的大山,山上的云彩,还有水边上的桃花。
- 翠 宝 你上哪儿去找去?爸爸不肯告诉我实话,山东地面可大啦?
- 小 铨 我那会又觉得,仿佛我正带着你离开这个吃人地方,心想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倒忘了是教你马术。
- 翠 宝 你想的太远啦,小铨。现在谈这个干什么?咱们就这么着呆下去,天天见面,还不成吗?
- 小 铨 可是你刚才还讲,不要跑码头了哎?
- 翠 宝 (摇摇头)我那是说着玩的。有时候因为看人家大爷的脸子我气不过,可也真想踢开这行饭来着。可是当真教我丢下这